南史

二十



〔百衲本二十四史〕

元本南史

二十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列傳第六十七　　南史七十七

恩倖

戴法興 戴明寶 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珍 梅蟲兒

周石珍　陸驗 徐驎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召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洿隆之別況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之

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爲重寄故公會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赳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

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爲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山陰市後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

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爲
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孝武征虜撫軍記室掾及從江州
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
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即位並爲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
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爲南魯郡
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封
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
轉太子旅賁中郎將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
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
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

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
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
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閒動至
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
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
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揚州從
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出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
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孝
武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
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

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
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
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
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廢
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
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
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
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謡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
眞天子帝爲贋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
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

法興與太宰顔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無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録籥杜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兩和籍沒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釁累愆遂至於此吾今自覽萬機卿等宜竭誠盡力尚之時爲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爲撫軍諮議參軍太守如故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東海丹

徒人亦歷貟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孝武時帶南清河太守前
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明帝初天下反叛
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後坐納貨賄繫尚方尋
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初老拜太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
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爲孝武南中郎典籖元嘉
三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殺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
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殺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
於劭既而上舉義兵劭詔責元嗣元嗣荅云始下未有反
謀劭不信備加考掠不服遂死孝武事剋贈貟外散騎侍
郎使文士蘇寶生爲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

海鄒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棰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為百姓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唱爾即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亮啓改為爰初為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為武帝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見親任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御史始

興王濬後行參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員外散騎侍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謨等北侵配爰五百人隨軍碻磝銜中旨臨時宣示孝武至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詐劭追義恭因即得南走時孝武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又至莫不喜悅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兼尚書右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斷於是內外博議

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録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孝武崩營景寧陵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之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孝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爰宜習業與不爰答

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眞博士諮爰爰
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
帝凶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
忤誅羣公後以爰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
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羣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
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明帝即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
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執權
日久上在蕃素所不悅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
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統
內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久之

聽還仍除南康郡丞明帝崩還都以爰爲濟南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年八十二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閑篆隸正覺禪靈二寺碑即希秀書也爰之從交州明帝召希秀謂曰比當令卿父還希秀再拜答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後恩帝大嗟賞即召爰還希秀位驍騎將軍淮南太守子泓甚閑吏職而在事刻薄於人少恩仕齊歷位臺郎秣陵建康令湘東太守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閤選爲主衣後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

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閤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
蘭陵繆方盛丹楊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
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是帝立皇后
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事畢未被遣
密使藍生候帝處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
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
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主並侍側明帝猶
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
告主衣吴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
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

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約勒內
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閤
將軍宗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
林閣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
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楊宋
逵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
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堂有鬼其夕帝於
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
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禍至抽
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

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逵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衞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王今已太平明帝即位論功壽寂之封應城縣侯産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渝縣侯繆方盛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宋逵之零陵縣子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度淮爲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破薛索兒降天祚後轉太子步兵校尉

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及輔國將軍蓋次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位冠軍將軍卒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夫並執權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疋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

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必備
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
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
位捉車人武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
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
人而已明帝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
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爲武陵郡
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
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

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
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槩等
並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領
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廢帝倡
狂好出游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
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鄽內外莫不憂懼佃夫密與
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共廢帝立安
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隊仗在樂游
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
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楊州刺史輔政與幼等

巳成謀會帝不成向江秉故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
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等罪止
一身其餘無所問幼泰始初爲外監配衣諸軍征討有濟
辦之能遂官涉三品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
于天寶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縣子發佃夫
謀以爲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中齊高帝以其反覆賜
死壽寂之位太子屯騎校尉南泰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
無窮有一不從便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
尉吏斫邏將後爲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叛乃殺
之姜產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王道隆吳

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
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道隆亦知書太始二年
兼中書通事舍人道隆爲明帝所委過於佃夫而和謹自
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
精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
及楊運長爲名休範奄至新亭見殺楊運長宣城懷安人
素善射爲射師性謹慤爲明帝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後
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
南城縣子運長質木廉正脩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
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

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順帝即位運長爲宣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高帝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誅之

紀僧真丹楊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真託劉彥節周顒初惠開在益州土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真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齊高

帝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答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高
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
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
後除南臺御史高帝領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彥
回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
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高帝納
之高帝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曰主上雖復狂釁而累代
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
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
走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邪僧真

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
中高帝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
誅袁劉我意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高帝入朝堂石
頭反夜高帝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
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絶是必官軍所攻火光
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
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
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
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脩理城得古錫趺九枚下有
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

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
齊公已剋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請上更選吉
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
呼沲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
男轉羽林監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
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丁父喪起為建威將
軍尋除南太山太守又為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
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
所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眄遇後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
冢得五色兩頭蛇武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

朝驅使建武初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眞臨郡僧眞啓進其弟僧猛爲鎭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內史卒于官僧猛後卒於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姿舉止並善隸書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僧眞子文卿甚有解用宋時道人楊法持與高帝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持爲軍主領支軍救援朐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楊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

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寀官累至勳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齊高帝廢蒼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爲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遺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

時平蕩百姓安怙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脩白下城難
於動役係宗啓謫役在東人丁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
車駕出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爲國家得此一城
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宗題荅祕書局皆隸之再爲少府
鬱林即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
事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
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
二年卒官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歷齋幹扶
侍孝武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

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縁啓出家得爲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髙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鎭盆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僻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建元初度東宫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宫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爲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虚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甞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

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唐縣僭號以新城戍爲僞宮以錢唐縣爲僞太子宮置百官皆備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僞年號興平其源始於虞玩之而成於文度事見虞玩之傳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縣男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荆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疑畏不肯

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時有綦毋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宅邊又有空宅從即併取輒令材官營作不関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欽之

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熟輒將青氅百人自隨鼓角橫吹
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歆之自行佐作縣還除廬陵王驃
騎正將軍又詐宣敕使欽之領青氅珍之有一銅鏡背有
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
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
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闊心膂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
自非珍之翼衛扶持事在不測今惜千户侯誰爲官使者
又有牒自論於朝廷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
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闊人誰不知今希千户侯於
分非過乃許三百户瞋恚形於言色進爲五百户又不肯

受明帝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唐人
帝爲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爲溧陽令
未之職會明帝知權蕭諶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
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
計將安出荅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
慨近聞王洪軌與趙越常徐僧亮萬靈會共語皆攘袂槌
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殺蕭諶則宮內之
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其次則
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其胷則方寸之刃足以
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

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録君稱敕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耻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珍之時爲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即往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尉與周奉叔杜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

後廢東宮爲齋帥帝即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
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黃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爲
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
案代帝畫敕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
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
曹道剛廢帝之日直閤省蕭諶先入若欲論事兵隨後奄
進以刀刺之洞胷死因進宮內廢帝直後徐僧亮甚怒大
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見殺道剛字景昭彭
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未嘗敢渫帝悅市里雜事以
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

圍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並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旣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爲諂亦復不免也荅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蜯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即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者乆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爲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欷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諸郡無所納受東昏即位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權利之

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
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昇平初爲齊高帝録尚書省事累遷殿
中御史後爲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爲中書通事
舍人文顯臨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
亮等迭出入爲舍人並見親幸多四方餉遺並造大宅聚
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既總重
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
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
周之制迭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

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
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玄象失度史官奏宜脩祈
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仍奏文
顯等專擅愆和極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
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
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
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
少皇子爲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
重大明太始長王臨蕃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
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爲豫州吳喜公爲典籤慤刑政所施

喜公每多違執憝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閒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姦慝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爲制局監俱

見愛幸自江祏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
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
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檦
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爲直閤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
檦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
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檦當時權勢
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
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世
檦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
及呪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備爲刑斬刻射支解之狀而

自作巳像著通天冠衮服題云孫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
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
咺之與相脣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
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崔慧景之平
曲赦都下及南兖州本以有賊黨而羣小用事刑辟不依
詔書無罪家富者不論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產與慧景
深相關爲盡力而家貧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巳如
此至慧景平復然或說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
之曰政當復有赦耳復赦羣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羣公
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

敬則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爲市中雜語以爲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咺之俞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徐僧重時崇濟芮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輝光繆買養章道之楊敬子李粲之周管之范曇

濟石曇悅張惡奴王勝公王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王竺兒隨要袁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又朱與光爲茹法珍所疾得罪被繫豐勇之與王珍國相知行殺皆免初左右刀敕之徒悉號爲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劚諸鬼盡著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羣小一時誅滅故稱爲諸鬼也俗間以細剉肉糅以薑桂曰劚意者以凶黨皆當細剉而烹之也

周石珍建康之廝隸也世以販絹爲業梁天監中稍遷至

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帶開陽令歷位直閤將軍太清二年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城未陷已射書與侯景相結門初開石珍猶侍左右時賊遣其徒入直殿內或驅驢馬出入殿庭武帝方坐文德殿怪問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上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珍求媚於賊乃養其黨田遷以爲已子遷亦父事之景纂位制度羽儀皆石珍自出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亶等送于江陵亶本爲齋監居臺省積久多閑故實在賊居要亞於石珍及簡文見立亶學北人著靴上殿無肅恭之禮有怪之者亶曰吾豈畏劉禪

乎從景圍巴陵郡吼曰荆州那不送降及至江陵將刑于
市泣謂石珍曰吾等死亦是罪盈石珍與其子昇相抱哭
亶謂監刑人曰倩語湘東王不有廢也君何以與俱腰斬
自是更殺賊黨以板柙舌釘釘之不復得語
陸驗徐驎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
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
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嘗有德
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驎兩人遞爲少府丞太市令驗本
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
咸謂驗爲生犀驗驎並以苛刻爲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

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䘏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爲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並有英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驎素爲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爲綸所殺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戶郎申早有風鑒十四便善弈棊嘗隨父候吏

部尚書到漑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呼與棊
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太清之難父母俱
沒因此自誓擔土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累遷鎭西外兵
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
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
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于時賊衆奄至左右
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横救至賊乃退僧辯
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陳太建中除秣陵令在
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集于縣庭復爲東宮通事舍人叔
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衞將軍蕭摩

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
文招縣伯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
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羅其
殃參預謀謨乃於外宣說以為己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
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
之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
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
於後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
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
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

於覆滅申眥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
論以為諸賢之効也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
四年卒後主嗟悼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為侯謚曰
忠及葬後主自為製誌銘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史
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為中書舍人仍屬
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
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
以來吏道疎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
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

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違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爲能尤更親重內外衆事無不任委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禎明三年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群臣少恩恐不爲用無所任者乃擢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文武群臣共議請於京口採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

爲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懃奏請至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對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揔揔內爲之游説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又抑憲等由是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

勲分一以委之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追此事機那可專信凡有所啓請經略之計並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頓于樂遊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謟佞以蔽耳目比黨數人並於石闕前斬之以謝百姓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羣書與施文慶少相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理雖有不經而衆莫能屈事多施行至德初以爲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

關市之稅後主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書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老校簿領豪釐不差糺謫嚴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總以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後主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如故惠朗慧景奉朝請禎明三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內外事客卿總焉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客卿重賦厚斂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慧景陽惠朗等俱斬於石闕前徐哲不知何許

人施文慶引爲制局監掌刑法亦與客卿同誅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滔
梁海鹽令父岱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太建中
位宣惠江夏王長史後主即位爲都官尚書與江揔等並
爲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贍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
主性愚很惡聞過失毎有惡事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
時孔貴人絶愛幸範與孔氏結爲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
從朝廷公卿咸畏範因驕矜以爲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
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
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爲然自是將帥

徽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爲備
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
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
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
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故不深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
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陷南豫州敗水軍都督高文泰
與中領軍魯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
範素於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
濟崑崙諸夷並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度江攻其大
軍又司馬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相應

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傖士語並不可信事遂不行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爲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名爲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儀並琅邪

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候意承顔傾巧側媚又獻其
二女以求親昵璀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
八坐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
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
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
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
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
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蘭
檻而髙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顔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

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衞至於元戎啓轍武候還麾遮迾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鶩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姦僞非一書死爲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刋字紙爲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琁池碧梁魚

龍雀馬之翫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爲

切況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列傳第六十七

列傳第六十八　南史七十八

李　延壽

夷貊上

海南諸國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慱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吴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

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
采其風俗粗著者列爲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
開南境置此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
日南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
里有西圖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也其
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
出瑇瑁貝齒古貝沈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
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
班布沈木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

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浮者棧香漢末大亂功曹區王殺縣令自立爲王數世其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幼家奴嘗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化而爲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槀文心異之范幼嘗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言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僞於隣國迓王子置毒於漿中殺之遂脅國人自立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戢謝幼前後監日南郡並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侯覽爲

太守侵刻尤盛林邑素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人之怨襲殺覽以其屍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滅之進寇九德郡害吏人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爲界藩不許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督護滕畯九真太守灌邃討之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九德諸郡無歲不至殺傷甚多交州遂致虛弱須達死子敵眞立其弟敵鎧攜母出奔敵眞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驎固諫不從其甥立而殺藏驎藏驎

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同母異父弟曰文敵文敵復爲扶
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爲王諸農
死子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
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
以爲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林邑王陽邁死
子咄立篡其父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干闌門
戶皆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橫幅古貝繞腰以下謂
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
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者著法服加瓔珞如佛
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繖以古貝爲幡旗國

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爲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帥兵赴討攻區粟城不剋乃引還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每遣使貢獻獻亦陋薄而寇盜不已文帝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

憲爲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
萬斤還所略日南戸其大臣𦣞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
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城剋之乘勝即剋林邑陽
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
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高平金鄉人檀憑之子也以功
封雲杜縣子孝建三年爲南兗州刺史坐酣飲黷貨迎獄
中女子入内免官禁錮後病死見胡神爲祟追贈左將軍
謚曰襄子孝武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長史范龍跋奉使貢
獻除龍跋揚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
范流奉表獻金銀器香布諸物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

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贊累遣使貢獻梁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奉獻白猴詔加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戍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戍律陁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獻方物廣州諸山並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爲侵暴歷世患之宋孝武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檀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爲高興太守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南伐并通朱崖道並

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扶南國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

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央限也國法刑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荅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塸名為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

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為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黒若小垢涴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俗本躶文身被髮不製衣裳以女人為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塡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塡晨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舶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劫取之混塡即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塡塡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君其國納柳

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
相疑阻因舉兵攻幷之乃選子孫中分居諸邑號曰小王
盤況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
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
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窮漲海
開國十餘闢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
金生代行蔓姊子旃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
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人間至年二十乃結中壯士襲殺
旃旃大將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更繕國內起觀閣遊戲
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百姓以蕉蔗龜鳥爲禮國法無牢

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鐶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餧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為無罪三日乃放之鰐大者長三丈餘狀似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劒常食魚遇得麞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内男子着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為之貧者乃用布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天竺

旃檀奉表獻馴象詔以勞費停之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後王持梨陁跋摩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憍陳如闍邪跋摩遣使貢獻梁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授安南將軍扶南王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

前設金盆香鑪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
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為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
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
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陁跋摩殺其嫡弟
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
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
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九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
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
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
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

短故之則旋屈爲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　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滅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度更脩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脩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　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所兩吏見録向西

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觀世音語云汝縁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楊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墜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楊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髪爪各一枚髪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加為三層即是武帝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

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礎礎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甖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絜函內有瑠璃椀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沈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碍大會大赦是日以金缽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缽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止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碍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

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設無碍大會竪二刹各以金甖次玉甖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帝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楊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

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
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至寺悝因留像
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三
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取送縣
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
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燄交州送臺以施於像
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
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
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
人甞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此

五僧至寺見像噓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尾官寺
慧邃欲摸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
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拜請其夜像即轉坐
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摸之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
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
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
造諸堂殿幷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
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絶
西南夷訶羅陁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
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

呵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爲世間導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爲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彌獻方物

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之爲婆皇國王二十八年復遣使貢獻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物以那

婆智爲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明帝以其長史竺須羅達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並爲龍驤將軍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文帝策命之爲婆達國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闍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呵陁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

槃槃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
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并献沈檀等香數十
種六年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菩提樹
葉詹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
并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
雜寶香藥等物

干陁利國在海南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
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
隣陁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瞿曇脩

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
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
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夢此僧曰
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
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
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摸寫帝形
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敬禮後跋
陁死子毗舒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獻
金芙蓉雜香藥等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

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洞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為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為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塼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為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為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

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
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
石名坩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爲物暴乾之遂大硬其
國人披古貝如帊及爲都縵乃用班絲者以瓔珞繞身頭
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
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毦拂
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
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
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天監十六年遣
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

鸚鵡青蟲兜鍪瑠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即天竺也從月支高附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人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揔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瑇瑁火齊金銀銅鐵金鏤織成金罽細靡白疊好裘毾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西與大秦安息交

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猶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槁乃糞去之賈人以轉賣與他國也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阯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論方土風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楊

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乃徑還本國也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絶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絶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疋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厖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

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壍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
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鍾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
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衞葉波等十六
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天
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瑠璃唾壺雜香古
貝等物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
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年
又遣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爲建威將軍元嘉
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

二年斤陁利國王釋婆羅那隣陁遣長史竺留陁及多獻
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
皆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
廣別爲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楊尹蕭摹之奏曰佛化
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爲重請自今
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
言須許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孝
武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上因是下詔
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
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

竟不能行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
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
見皆盡敬詔可前廢帝初復舊孝武寵姬殷貴妃薨爲之
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帝殺
子鸞乃毀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明
帝定亂下令脩復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父爲廣
戚令道生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
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
沙門慧琳爲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
冶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

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言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爲客主訓荅其歸以爲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侔宰輔會稽孔顗甞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

相可謂冠屨失所矣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時鬬場寺多禪僧都下為之語曰鬬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孝武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都下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釋學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

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晉
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
絜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徵
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之
三絕至齊東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
作釵釧宋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訶遣使奉表貢獻十二
年又遣使奉獻梁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
奉表貢獻

列傳第六十九　　南史七十九

夷貊下

東夷　西戎

蠻　西域諸國

蠕蠕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地方可二
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漢魏世南與朝鮮獩貊東與沃
沮北與夫餘接其王都於九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無原
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
脩宮室於所居之左大立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
凶急喜寇鈔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
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
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絶奴部愼奴部灌奴部
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對盧
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俗喜歌儛國中邑落男

女每夜羣聚歌戲其人潔淨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行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重者便殺之沒入其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有槨無棺好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栢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鬬沃沮東濊皆屬焉晉安帝義熙九年高麗王高璉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晉以璉爲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宋武帝踐祚加

璉鎮東大將軍餘官並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來獻方物遣謁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勞之元嘉十五年馮弘爲魏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高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禽漱殺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文帝欲侵魏詔璉送馬獻八百匹孝武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二年又獻肅愼氏楛矢石砮七年詔進璉

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官並如故明帝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絶歷齊並授爵位百餘歲死子雲立齊隆昌中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梁武帝即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爲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纂襲封爵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詔其子成襲延爵位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摠十餘萬戶百濟即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晉世句麗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晉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武帝踐祚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文帝詔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其後每歲遣使奉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脩貢職以映爵號授

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
表求易林式占腰弩文帝並與之毗死子慶代立孝武大
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之二年慶遣上表言行冠軍將
軍右賢王餘紀十一人忠勤並求顯進於是詔並加優進
明帝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慶死立子牟都都死立子牟
大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
梁天監元年進大號征東將軍尋爲高句麗所破衰弱累
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
高麗今始與通好百濟更爲強國其年梁武帝詔隆爲使
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

復以其子明爲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號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土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取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及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景平乃得還國

新羅其先事詳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麗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

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泰始使
隨百濟奉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
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
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
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
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
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
焉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
馬獲支次曰奴往鞮人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

椒蘇出黑雉眞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虵吞此獸虵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虵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氣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紒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或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至兩三妻婦人不婬妬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晉安帝時有倭王讃遣使朝貢及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讃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讃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讃死

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
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
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虜
冠軍輔國將軍等號詔並聽之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
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
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
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大明六
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
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
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

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
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
朝宗不愆于歲道逕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
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
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
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秦韓慕
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齊建元中除武持節都
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
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四
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

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
食之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
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
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壍
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
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獸避而不食經
宿則赦之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士不攻戰
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荆州說云扶
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

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
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
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有犯輕
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
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爲婢犯罪之
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
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屛退二重則及
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對
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
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景丁年亦戊巳年黃庚辛

年白壬癸年黒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昏姻法則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昏昏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經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

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胷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梁天監六年有晉安人度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有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河南宕昌鄧至武興其本並爲氐羌之地自晉南遷九州分裂此等諸國地分西番提挈于魏時通江左今採其舊土編于西戎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弈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廆洛干卒廆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上隴度枹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爲號事詳北史其界東至疊川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乏草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被髮爲辮其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弈洛干始封昌黎公

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王父字爲氏因姓吐谷渾亦爲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並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爲征西將軍代死子休運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普通元年又奉表獻方物

籌死子呵羅眞立大通三年詔以爲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眞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梁天監四年王梁彌愽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爲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愽死子彌泰立大同七年復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涼

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眈遣使獻馬梁天監元年詔以
鄧至王象舒彭爲督西涼州諸軍事進號安北將軍五年
舒彭遣使獻黄耆四百斤馬四足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
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
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葭蘆宋因授以爵位魏
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戍葭蘆卒文德
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
王武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
爲陰平王葭蘆鎮主死子炅立炅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

孟孫立齊永明中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功山歸齊齊武帝以靈珍爲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人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梁天監初以集始爲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爲冠軍將軍孟孫爲假節督沙州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涼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尅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户歸梁詔許焉即以爲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西

接宕昌其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皁
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鞾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
知書䟽種桑麻出紬絹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書云蠻夷猾夏其作梗也已舊及于宋之方盛蓋亦屢興
戎役豈詩所謂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者乎今亦編録以備
諸蠻云爾
荆雍州蠻盤瓠之後也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時因晉於荆
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孝武初罷南蠻併大
府而寧蠻如故蠻之順附者一户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
而宋人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

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為人患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文帝元嘉六年建平蠻張維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並詣闕獻見其後沔中蠻大動行旅殆絕天門漊中令宋矯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十八年蠻田向求等為寇破漊中虜掠百姓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免矯之官

二十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諶討破之先是雍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及道產亡蠻又反叛至孝武出爲雍州羣蠻斷道臺遣軍主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雉水蠻寇鈔涅陽縣南陽太守朱韶遣軍討之失利韶又遣二千人係之蠻乃散走是歲滍水諸蠻因險爲寇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說之又遣軍討沔北諸蠻襲濁山如口蜀松三柴剋之又圍斗錢柏義諸柴蠻悉力距戰軍大破之孝武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

王濟荆州刺史朱脩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
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人戸
流散百不存一明帝順帝世尤甚荆州爲之虚弊云
豫州蠻廩君後也盤瓠廩君事並具前史西陽有巴水蘄
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並深岨種落熾
盛歷世爲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元嘉
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二十九年新蔡蠻破大
雷戍畧公私船入湖有大命司馬黒石逃在蠻中共爲寇
文帝遣太子歩兵校尉沈慶之討之孝武大明四年又遣
慶之討西陽蠻大剋獲而反司馬黒石徒黨三人其一名

智黑石號曰太公以爲謀主一人名安陽號謀主一人名
續之號梁王蠻文山羅等討禽續之爲蠻世財所篡山羅
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遣殿中將軍
郭元封慰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智安陽二人送詣
玄謨孝武使於壽陽斬之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賊
敗於鵲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
攻郢州剋之以益之爲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以蠻
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爲宋安太守光興爲光城太
守封益之邊城縣王成邪財陽城縣王成邪財死子婆思襲
爵云

玉門以西達于西海考之漢史通爲西域高昌迄于波斯則其所也自晉宋以還雖有時而至論其風土甚未能詳今畧備西域諸國編之于次云

高昌國初闞氏爲主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闞爽奔于蠕蠕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於魏其國人又推麴氏爲王名嘉魏授爲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四年卒國謚曰昭武王子堅嗣位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高昌王其國蓋車師之故地南接河南東近敦煌西次龜茲北隣敕

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横截柳婆洿林新興
寧由始昌篤進白刃等鎮官有四鎮將軍及置雜號將軍
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
諫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華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
集面貌類高麗辮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
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絡環釧昏姻有六禮其地高
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侶備植
九穀人多噉麵及牛羊肉出良馬蒲桃酒石塩多草木有
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
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

畏人日出然後散去梁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桃
良馬氍毹等物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
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
梁天監十五年其王猒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
年遣使獻黄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
魏之居代都滑猶爲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
斯盤盤罽賓焉耆龜兹疏勒姑墨于闐句般等國開地
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麪及羊
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

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貢獻方物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

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
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
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自晉度江不通至梁普通二年王
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者西域之舊國也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獻方
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甖大同七
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
勒國都在山谷中城周回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

闐相類衣古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氈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翦髮著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國有城周回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

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地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武䰠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内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昏姻法下娉財訖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壻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泛慄國接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北狄種類寔繁蠕蠕爲族蓋匈奴之別種也魏自南遷因擅其地故無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鞾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宋昇明中遣

王洪軌使焉引之共謀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是歲遣使求并力攻魏其相國刑基祇羅回表言京房讖云匃金辛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代宋者齊又獻師子皮袴褶其國後稍侵弱永明中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移其居梁天監十四年遣使獻馬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疋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爲之則不能兩閣其故蓋以暵云

論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絕威

覆冥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絶歳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乱邉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幾何故西賮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徳則來無道則去者也

列傳第七十　　南史八十

李　延壽

賊臣

侯景　王偉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爲鎮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超宗未幾超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爲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

衆降仍爲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紙邪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爲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在唯以智謀時歡曰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唯景常輕之言似豕突亦勢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僞大王

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
弗之知及歡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
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
降帝召羣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等皆議納景非便武帝
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
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
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王大將軍
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
嗣事爲勃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
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兖請救于西魏魏遣五城王元慶等

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夜遁鴉仁乃據懸瓠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幷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略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明爲都督明軍敗見俘紹宗攻潼州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戶郎中王則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爲魏主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須度江許卽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高澄又

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保渦陽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
定雄雌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陣景閉壘頃之乃出
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
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
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也爾其當之光
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既而又爲景敗紹宗謂
曰定何如也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並見殺衆
皆信之紹宗遙謂曰爾等家並完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
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度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
景軍潰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疋輜重萬餘兩乃與腹

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脚奴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言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既而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爲韋黯所不容因是踣馬乃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入說之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數將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于子悅

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
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爲
合州刺史即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
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
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
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
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
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
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
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

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屬城
居人悉占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
配將士又啓求錦萬疋爲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
錦署止充領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臺
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
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絶是時貞陽侯
明遣使還梁述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
乃報明啓當别遣行人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通景聞之
懼馳啓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又聞遣伏
挺徐陵使魏不知所爲元貞知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

將定江南何不少思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徵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為役並抑不奏聞景所以姦謀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滑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囂讟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臨賀王

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啓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內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辭以爲姦臣亂政請帶甲入朝先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以折箠笞之乃敕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千户無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賞以絹布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州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

陽又令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景
聞之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楊都臨賀反其內大王攻
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速不聞工遲令今便須進路
不然邵陵及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偽
中軍大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偽向合肥遂襲譙州
助防董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武帝聞之遣太子家
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鐵遣
弟均夜斫景營戰沒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母鐵乃
勸景曰急則乘機緩必致禍景乃使鐵為導是時鎮戍相
次啓聞朱异尚曰景必無度江志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

艘僞載荻實擬濟景景至江將度慮王質爲梗俄而質被
追爲丹楊尹無故自退景聞未之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
質若退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
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疋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出
分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
子一奔還建鄴皇太子見事急入面啓武帝曰請以事垂
付願不勞聖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太子仍停中書
省指授內外擾亂相劫不復通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
王大器爲都督內外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
以副焉遣南浦侯持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

長史謝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啓乞帶
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觀城
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往勞之
于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以爲名景曰欲爲
帝也王偉進曰朱异徐驎諂黷亂政欲除姦臣耳景既出
惡言留季不遣寶亮還宮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
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袍
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蕭正德先屯丹
楊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
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

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景又燒城西馬廄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上擲以石並皆碎破賊又作尖項木

驢狀似槥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之賊既不剋士卒死者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絶内外又啓求誅朱异陸驗徐驎周石珍等城内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疋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紿言景已梟首景城守郭駱懼棄城走壽陽鐵得入城遂奔尋陽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爲帝即僞位居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謡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識者以爲正德卒當平殄也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内

文武倮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
日遇害景使王德子見理及暉略守東府城初景至都便
唱云武帝已晏駕雖城內亦以爲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
上輿駕巡城上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萬乘之重豈可輕
脫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
譟軍人莫不肎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
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
便望剋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沮
又恐援軍揔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
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竝

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賤奴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内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竝出從之旬日閒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竊貪重賞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主帥前白馬游軍主陳昕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上上大悦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鑄銀券以與之簡

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傳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即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保禽侯景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搥胷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和告景並烹之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淦公大成永安侯確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敗

之於愛敬寺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
盛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
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爲景乃留宋子仙
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
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退時趙伯超陣於
玄武湖北見駿退仍率軍前走衆軍前亂遂敗績綸奔京
口賊執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慧達直閤將軍胡子約廣
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霍儁獨云王
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卒賊
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焉正德乃收而害之是日鄱陽世

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十二月
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橦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竝
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
隅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
時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太府卿韋黯守西土山左
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
捍以烏笙山峯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騰客配
二山交矟以戰鼓叫沸騰昏旦不息土山攻戰既苦人不
堪命柳津命作地道毀外山擲雉尾炬燒其櫓堞外山崩
壓賊且盡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填壍戰士升之樓車四

面竝至城內飛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賊又掘城東南
角城內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宋嶷
降賊因為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竝為洪波
矣又燒南岸居人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
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
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柳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
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欽屯丹楊郡鄱陽世子
嗣營小航南竝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
以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徇城
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

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
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
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曄天門
太守樊文皎赴援營于洲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
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旣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
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度淮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
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
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
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剥掠㣲責金銀列營
而立互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讎敵臨城公大連

求安侯確逾於水火無有關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中外斷絶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鴟繫以長繩藏敕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冀得書達羣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膎味頓絶簡文上廚僅有一肉之膳軍士煮弩燻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群聚至是殲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取蓋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飯焉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

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閒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
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者太半
初景之未度江魏人遣檄極言景反覆僭忍又言帝飾智
驚愚將爲其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爲讖
時景軍亦飢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且
聞湘東王下荆州兵彭城劉邈乃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
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
漕路絶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
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僞降以河南自効
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

信旣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旣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幷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劒擊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遥相對刑牲歃血南兖

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
侯世子彧率衆三萬至于馬卬洲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
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軍竝進江潭苑景又
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詬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
當逐汝乞召入城即進發敕竝召之景遂運東城米于石
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
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時
荆州刺史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
刺史桂陽王慥頓江津竝未之進既而有敕班師湘東王
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

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爲憾遂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等兵又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內於太極殿前設壇使兼太宰尚書僕射王克等告天地神祇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城圍之日男女十餘萬貫甲者三萬至是

疾疫且盡守埤者止二三千人竝悉羸懦橫屍滿路無人埋瘞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於是羊鴉仁柳仲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敗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于子悅乞城內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無去意浚因責之景大怒即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邵陵王世子子堅帳內白雲朗董勛華於城西北樓納賊五鼓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乃還見文德殿言狀須臾景乃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

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劒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内莫非己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鞌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蔕冰鏡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為詩讖謂無

帶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既而景屯兵西州使偽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絶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乆而方絶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軍並散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帝雖外迹不屈而意猶忿憤景

欲以宋子仙為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主帥鄧仲為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餒崩于文德殿景祕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及葬脩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絶滅矯詔赦北人為奴婢者與收其力用焉時東楊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嵊據郡自南陵以上竝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乃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

元羅爲西秦王元景龔爲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仲禮爲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十一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劒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禊宴於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並令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翌日向晨簡文還宮景拜伏苦請簡文不從及發景即與溧陽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輦侍衛四

百餘人景衆數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
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裘襦景服紫紬褶上加金帶與其僞
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
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爲咲曰
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
上乃命景起儛景即下席應弦而歌上顧命淑妃淑妃固
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儛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
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
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
唯觀世音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咲夜乃罷時

江南大飢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兄弟相要俱緣山岳芰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絕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絕烟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而景虐於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春碓有犯法者擣殺之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其官人任兼閫外者位必行

臺入附凶徒者竝稱開府其親寄隆重則號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名爲庫真部督七月景又矯詔自進位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依漢蕭何故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武帝既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王會理之事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搆扇遂懷逆謀矣二年正月景以王克爲太宰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于慶爲

太師紇奚斤爲太子太傅時靈護爲太子太保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右僕射於大艑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刺史方諸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懔曰賊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鋭氣盡於堅城士卒飢於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卧無所多憂及次巴陵王僧辯沈船卧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

景命斬之王僧辯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
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
將以殺人爲戲笑百姓雖死不從之是月景乃廢簡文幽
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改元
爲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
不驚駭初景既平建鄴便有簒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
立既而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内沮便欲速
僭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
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景曰
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爲太

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爲人妾竟不與相見景司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曄桑乾王元頵等據東陽歸順十一月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鳥似山鵲翔于景冊書上赤足丹觜都下左右所無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又矯棟詔追崇其祖爲大將軍父爲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鍾簴宮懸之樂一如舊儀尋又矯蕭棟詔禪位使僞太宰王克奉璽紱于巴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即南

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大風拔木旂蓋盡偃文物並失舊儀
旣唱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
改爲備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蹕乃
以簇柳車載鼓吹槖駞負犧牲輦上置垂脚坐焉景所帶
劒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兔自前
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還將登太極
殿醜徒數萬同共吹脣唱吼而上及升御牀牀脚自陷大
赦改元爲太始元年方饗羣臣中會而起觸扆墜地封蕭
棟爲淮陰王幽之改梁律爲漢律改左戶尚書爲殿中尚
書五兵尚書爲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爲直寢景三公之官

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疋馬孤行自執羈紲以宋子仙郭
元建張化仁任約爲佐命元功竝加三公之位王偉索超
世爲謀主于子悅彭儁王轝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于和
史安和爲爪牙斯皆尤毒於百姓者其餘王伯醜任延和
等復有數十人梁人而爲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
爲監姬石珍內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此四人盡心
竭力者若太宰王克太傅元羅侍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
等雖官尊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祖名乙羽周及篡以
周爲廟諱故改周弘正石珍姓姬焉王偉請立七廟景曰
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

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敢是衆聞咸咲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爲始祖晉徵士侯瑾爲七世祖於是推尊其祖周爲大丞相父標爲元皇帝于時景脩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謡曰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屩荆州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大后廟四周栢樹獨鬱茂及景篡脩南郊路偽都官尚書呂季略説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

識者以爲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又景牀東邊香爐無故憤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爲廂景曰此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軍下之徵十二月謝荅仁李慶等軍至建德攻元頵李占栅大破之執頵占送京口截其手足徇之經日乃死景二年謝荅仁攻東陽劉神茂降以送建康景爲大剉碓先進其脚寸寸斬之至頭方止使衆觀之以示威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宵遁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度州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卧良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初景之爲丞相居于西州

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賚以酒
食言咲談論善惡必同及篡恒坐內不出舊將稀見面咸
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為十人大懼僧
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
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
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景既退敗不敢入宮斂
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王偉按劍攬轡諫曰自古豈有
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
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度大江
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

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
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儀同田
還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
奔廣陵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是夜遺
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祕署皆盡羽儀輦輅莫有子
遺王僧辯命武州刺史杜崱救火僅而得滅故武德五明
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
朝堂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焚偽
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
崱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小

相扶競出繞度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于寇賊號叫聞于石頭僧辯謂為有變登城問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既而侯瑱追及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殺之送于王僧辯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于王僧辯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疎秀廣顙高權色赤少鬢低眡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既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剥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爲婢男三歲者並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獮猴坐御牀乃並煑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景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爲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飡或先斷手足割舌劓鼻經日乃殺之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跂户限或走馬遨游彈射鵶鳥自爲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怏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及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牀前蘭錡自遶然後見客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聞吒咄者又

勲宴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常居勲竝不敢勲多在昭陽殿廊下所居殿屋常有鵂鶹鳥鳴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衂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始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日瘤隱陷肉中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史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

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
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
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
成小人百日天子爲帝當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
九日簒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
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又大同
中太監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
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座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
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
噉肉不異凡等世間游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

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並呼為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荅所恨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并溧陽主亦預食例景焚骨揚灰曾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煑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諮議參軍李季長宅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鑊

即用市南水焉景儀同謝答仁行臺趙伯超降于侯瑱生禽賊行臺田遷儀同房世貴蔡壽樂領軍王伯醜凶黨悉平斬房世貴於建康市餘黨送江陵初郭元建以有禮於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鑒曰此小惠也不足自全乃奔齊

王偉其先略陽人父略仕魏爲許昌令因居潁川偉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爲行臺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爲景報澄書其文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謀謨其文檄竝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侯子鑒俱走相失潛匿草中直瀆戍主黃公喜禽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

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爲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騭嘗見辱於偉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爲惡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慙而退及吕季略周石珍嚴亶俱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爲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

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顏色自若仇家臠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寶立夷三族趙伯超趙革子也初至建鄴王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對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僧辯又顧謂答仁曰聞卿是侯景梟將恨不與卿交兵答仁曰公英武蓋世答仁安能仰敵僧辯大笑答仁以不失禮於簡文見宥伯超及伏知命俱餓死江陵獄中彭儁亦生獲破腹抽出其肝藏儁猶不死然後斬之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爲郡著姓曇朗跅弛不羈有膂
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爲柵桀黠刦
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爲巴山太守魏尅荆州曇朗兵力稍
強刼掠隣縣縛賣居人山谷之中最爲巨患及侯瑱鎮豫
章曇朗外示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爲之
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踰嶺歐陽頠
爲前軍曇朗紿頠共往巴山襲黃法𣰰又報法𣰰期共破
頠且曰事捷與我馬仗乃出軍與頠掎角而進又紿頠曰
余孝頃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頠送甲二百領助之及至
城下將戰曇朗僞北法𣰰乘頠失援狼狽退衂曇朗取其

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柵曇朗偽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並不願此昏必須以強兵來迎定信之及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並論價責贖陳初以南州豪帥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抗拒王琳有功封永化縣侯位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育攻余孝勱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琳東下文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𣰋欲沿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遏迪等及王琳敗走迪攻陷其城曇朗走入村中村人斬之傳首建鄴懸于朱雀航宗族無少長皆棄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占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諸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續推迪爲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紹泰二年爲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陳武帝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變因厚撫之琳至盆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孝欽等與余孝

頃逼迪迪大敗之禽孝欽猛孝頃送建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熊曇朗反迪與周敷黃法𣰰等圍曇朗屠之王琳敗後文帝徵迪出鎮盆口又徵其子入朝迪越趄顧望並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迪至是與法𣰰率其部詣闕文帝録其破熊曇朗功並加官賞迪聞之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乃使其弟方興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盆城事覺盡爲皎禽天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黃法𣰰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不能剋文帝乃遣宣帝揔督討之迪衆潰脫身踰嶺之晉安依陳寶應

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于山谷初侯景之亂百姓皆棄本爲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耕作肆業各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斂必至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均訥於語言而衿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並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與陳寶應相抗迪復收合出東興文帝遣都督程靈洗破之迪又與十餘人竄山穴中後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臨川太守駱文牙執之令取迪自

効誘迪出獵伏兵斬之傳首建鄴梟于朱雀航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藉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仕梁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占募士卒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城陷異隨梁臨城公大連大連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略私樹威福衆並患之會景將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衆降子仙子仙以爲鄉道令執大連邵陵王綸聞之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之異理當同於逆虜侯景署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

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被景誅異獨獲免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保據巖阻州郡憚焉魏克荆州王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陳文帝平定會稽異雖有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己紹泰二年以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嘉縣侯又以文帝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陳永定三年徵異爲南徐州刺史遷延不就文帝即位改授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澌爲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恒懷兩端與王琳潛通信使及琳敗文帝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爲郡實以兵襲之異與恪戰敗乃表啓遜謝時朝廷方事湘郢且羈縻

之異知終見討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
文帝乃下詔揚其罪惡使司空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二子
忠臣奔陳寶應及寶應平并禽異送都斬建康市子姪並
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為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為郡
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時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
並扇惑成其事後復為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
自已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
老但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飢饉會稽尤甚死者十
七八而晉安獨豐沃士衆強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為晉

安太守陳武帝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於寶應武帝許之紹泰三年封候官縣侯武帝受禪授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文帝即嗣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爲宗室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之討異寶應遣命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破迪文帝因命討寶應詔宗正絶其屬籍寶應據建安湖際逆拒昭達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爲簰筏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寶應衆潰執送都斬建康市

論曰侯景起于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筭于時江表之地不見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弛藩

籬之固內絕防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爲國加以姦回在側貨賄潛通景乃因機騁詐肆行矯慝王偉爲其謀主飾以文辭武帝溺於知音惑茲邪說遂使秉枘直濟長江喪其天險揚旌指闕金墉亡其地利生靈塗炭宗社丘墟於是村屯塢壁之豪郡邑巖穴之長恣陵侮而爲暴資剽掠以爲雄陳武應期撫運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等雖逢興運未改迷塗志在亂常自致夷戮亦其宜矣

列傳第七十　　南史八十

跋

眉山七史既印行隋書選用元大德本亦已竣工當續出南北史北史宋刻廑有殘本而南史則幾絕迹於天壤間不得已而思其次北平圖書館藏元大德本既借影如干卷不足補以涵芬樓藏本顧版多漫漶不可讀余友常熟瞿良士江安傅沅叔各出所藏以彌其憾雖間有補版然皆清朗悅目是亦爲建康道屬九路刻本卷首有大德丙午刊書序惜缺一葉諸家藏本均同無自訪補版心不記刊版地名惟梁本紀八第一葉魚尾下有古杭占閏列傳第三十一第十八葉有古杭良卿刊等字又列傳第七十末葉版心下題桐學儒生趙良粢謹書自起手

至閣筆凡十月小字二一行縣名首冠桐字者不一以上文刻工推之當爲桐盧按元太平路刻漢書儒學教授孔文聲跋有致工於武林之語宋南渡後杭州刻書甚盛即遭鼎革良工猶存以意度之是占閭良卿二一人必至自武林之匠役寫官趙氏或同時與之俱來至爲何路所刻則不能確定矣鐵琴銅劍樓藏書目稱是本謝灕傳流湎不誤沈湎王儉傳長兼侍中不誤長史兼侍中雙鑑樓藏書續記亦歷舉是本卷一勝於殿本者有二十餘字然尙有出於所述外者殿本及明監本汲古閣本齊本紀上宋帝九錫文乃者袁劉搆禍實繁有徒袁劉何人王鳴盛舉袁摽劉延熙以當之是本袁劉作袁鄧按

本史宋本紀下泰始元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鎮軍長史袁顗赴之鄧琬爲其謀主（宋本宋書作劉琬實誤殿本考證謂無其人）若袁標劉延熙者不過後來響應之輩且與袁劉同時舉兵者尚有顧深王曇生程天祚諸人九錫文贊揚齊帝功業必以戡除禍首爲言斷無遺首舉從之理是知袁劉誤而袁鄧實不誤也江祏傳祏等既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馳謂左右曰祏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也乃於馬上作敕賜祥死是本作今猶在冶不作在也按本史梁武帝紀東昏聞郢城沒乃爲城守計簡二尙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始安王遙

光傳遙光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
冶出囚晉安王子懋傳子懋既被害其故人董
僧慧爲王玄邈所執僧慧請俟主人大斂畢退
就湯鑊玄邈義之具白明帝乃配東冶文學卞
彬傳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坐事繫東
冶作東冶徒賦是冶者實爲當時縶繫囚徒之
所江祏既誅其弟祥必以親屬繫獄左右答明
帝問謂今猶在冶者猶言今尙在獄中也若僅
言其人猶在則必先事追捕又安能卽於馬上
作敕賜死乎是知在也誤而在冶實不誤也蘭
欽傳欽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赴職下文詔加
散騎常侍仍令赴職是本均作述職不作赴職
（此惟汲古閣本未改）按本史張纘傳改爲

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作南征賦孫謙傳宋明帝
以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謙將述職勅募千人
自隨雖與孟子諸侯朝於天子之義有所不合
然此自是當時通行之語且張纘孫謙二傳亦
均仍其原文則蘭欽傳必爲後人竄改是可知
赴職誤而述職實不誤也昭明太子傳始興王
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
子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是本作僕劉
孝綽無射字按下文太子令亦言劉僕議云傍
絕之義義在去服云云並不稱劉僕射孝綽本
傳爲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梁書本傳亦言先後
爲太子僕改其歷官未至僕射是可知僕射誤
而無射字實不誤也孝義江泌傳牽車至染烏

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梁武帝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是本躬自步去下武帝上作染不作梁按本史梁武帝諸子傳有南康簡王績而無子琳其人子琳實爲齊武帝第十九子見齊武帝諸子傳齊書江泌傳亦言世祖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且染爲上文染烏頭之省文步去下綴此一字於文義亦較完足是知梁誤而染實不誤也其他譌舛不可僂指余别有札記今不悉舉矣海鹽張元濟